

我理想的小房子

□冯唐

老舍先生快到四十岁的时候，在《论语》第一百期发了一篇文章，讲他的理想家庭。家庭太复杂，涉及太多硬件和软件、生理和心理、现在和未来，一篇文章不容易讲透。这篇文章，我只想聊聊我理想的房子。组个理想家庭的重要前提之一，是有个理想的房子。

多数人类包括不少禽兽都有筑巢的冲动，尽管生没带来一物、死带不走一物，生死之间，总想有块自己私有的窝儿。

人都有个妈，我也有一个。我妈是纯种蒙古人，我的理解，蒙古人居无定所，骑上马就带着全部家当走，下了马放下家当，就是家。但是我妈到了城市，很快就开始念叨，她想要有个大房子，我说和蒙古习俗不符啊，她说她也不知道，但是她就是想要。我想，这些说不清楚但是一定想要的，往往根深蒂固地编码在人类基因里。

我心目中理想的房子要有十个要素。

第一，房间面积要小。

一卧，最多两卧。多出来的一个卧房当客房或者等小孩儿长到青春期为了自摸方便坚持要求自己睡或者偶尔夫妻吵架需要分房睡。每个卧房不超过十平方米——乾隆帝的卧房也不过十来平方米，平常人王气更弱，不僭越。卧室里最好有大的衣橱，常穿的衣服可以挂起来，旅行箱也可以藏到视线之外。

一厨。如今的女性喜欢平等，做完饭不洗碗，所以要有洗碗机；要有烤箱，没女人做饭的时候可以烤鸡翅和羊肉。

一起居室。一桌，六到十把椅子，吃饭、喝茶、看书、写作都有地方了。最好有个真壁炉，天冷的时候点起一把火，心里就踏实了。最好有个宽大的单人真皮沙发，中饭之后，瘫在里面看书，被书困倒，被夕阳晒醒，午睡前的书都记到脑子里了。

这样算下来，一百平方米足够了。如果嫌小，想想，多出来的面积和房间你一年也去不了几次；想想，面积小，好打扫。如果还嫌小，想想减东西，一年以上没碰过的东西，理论上讲都可以扔了。不用参“断舍离”，只参个“扔”字就好。

第二，要有个大点儿的院子。

有树。最好是果树或者花树或者又开花又结果。自家的果子长得再难看也甜；哪怕花期再短、平时打理再烦，每年花树开花的那几天，在树下支张桌子，摆简单的酒菜，开顺口的酒，看繁花在风里、在暮色里、在月光里动，也值了。

有禽兽。大大小小的鸟用不同方言叫，松鼠、野猫、鹿不定时地来看看你在读什么书，知道你没有杀心，见你靠近也不躲避，稍稍侧身，让你走过去而已。

第三，要有好天气。不要太干燥，不要太潮湿，冬天不要太长，夏天早晚不要太热。

第四，要有景色。尽管你天天看，但是景色依旧重要，或许也正是因为你会天天看到。如果你的眼睛足够尖，你会发现，尽管你天天看，景色每天都不一样。上天下地，背山面海，每天看看不一样的云，想想昨晚的梦，和自己聊一会儿天，日子容易丰盛起来。

第五，附近要有公园。越近越好，走路三五分钟能到最好。如果开车才能到，不能算房子附近有公园。公园不用很大，简单的草坪，一圈二三百米，能跑步就好。人过四十，一身不再是使不完的力气，反而有总拉不开的筋骨，跑步是解药。每天跑跑，三五千米，汗出透，整个人都好了。

第六，附近要有大学。最好走路能到，最好是所像样的好大学。有大学就有图书馆，有看不完的书可以蹭看。有大学就有苍蝇馆儿，而且开得晚，一年到头都有便宜的好吃的。有大学就有教授，要张课程表，去蹭大课听。有大学就有女生，花树的花落了，还可以在校园里看女生。

山巅水湄

□凌拂

初来山里那一年，我口袋里随时插着一本植物图鉴，早晚出门，小径上清寂无人，时而山风与急浪迅急扫起，远近的山树一起发着哮喘，此起彼伏。我站在环风处，看山风的气流，从这头荡到那头。

时而四野舒齐，轻和温蔼里，一片一片的草叶绿荫把山路挤成窄径。我深吸、屏息，又缓缓吐气。驻足山径，若是就此山路为草木封固，我也不会慌张，不会焦躁，安静地站在那里，口袋里正插着植物图鉴，空静里慢慢翻阅、对照，满目植物形态术语——叶狭长、线形、叶舌膜质、叶缘粗糙……逐一辨识过去，专注里整个人浸润在草色沉寂的思维之中，这里有另一种存在的世界。这个世界繁生茂长，但清静安寂，数百千万以上的族类，生着蒴果、小花、苞片、托叶。我时常来，久久不动踟蹰一旁，所辨认的都是失乐园里的草木。

尔后，养成习惯，日日往南行走十公里，深入瀑源区，冷瀑冲刷溪谷，落差六十公尺。白练撞上巨石，水花狂舞，涧水每日以火箭的流速泄掉上千万加仑的源头活水，不舍昼夜，逝者如斯夫。我认识的山川草木世界就由这个山谷开始。

步履越超前，青枫、九芎、山龙眼、青刚栎……密密飞展向天，红桦枝丫间弥漫着雾气，顺着水流溯溪谷，草木披靡。这样的莽林脚下没有阳光植物：蕨类、苔藓、菌菇、野芋……我在一大片蛇根草前坐下，这里有另一种时间存在。六百岁的红桧正值青春年少，雨后几小时的菌菇已属大老。大树顶梢站着阳光，我想看看短促的菌菇独处时做些什么。它不动，一分钟二分钟三分钟持续不动，然而我知道紧锣密鼓，流年正在暗中偷换。伞褶在微微松张，不动声色地弹射孢子吗？我转换坐姿，看不出一切。分秒正在离去，菌菇看起来仍在静止。是否存在的心跳只有存在本身听到，面对恒长来说，红桧的世纪浩远幽邃我无由懷悉，然而菌菇的游丝我亦未见得就守得住它的瞬息。恒长无法掌握，短暂易于流失，我认识的菌菇往往只存在一场暴风雨之间，顷刻消逝，许多我走过的地方，发生过的一都没有发生，然而某些东西确实存在过。

植物与植物间的沉默幽寂是诱惑性的，寂止的生命在寂止里生长，也在寂止里死亡。同一块单位面积上同时存在着两个粗分的世界，上层世界在阳光中仰面，下层世界在水荫中孑然自寂。沉缓的洪荒大地，一眼望去层层展现，植物在彼此交错中可有流动？踩着荒埂前进，全神贯注，自然的景色太寂静，令人有着某种程度的悻悻，怀着致命的防卫与探究，我口袋里随时插着一本植物图鉴，总归是天暗了之后才会回到室内。在那样密集的森林里，植物之间不知道是不是也有故事，我观察植物的静默，读它静默中的生死离去，植物不知道是不是也有

语言，相亲里故意忽略对方，但不离开彼此太远，孤独地倾听、安慰、接纳、包容，也孤独地欣赏自己的弹性。在那样的早晨，那样的黄昏，我经常那样独对一山宁谧，静得像一座深度禅定的寺院。树影重叠错落，山草小径侧身穿去。纵走其间，人与植物的幽密处或恐皆于此醒转而来，关于树，关于我，两两无声互不相言。

瀑源区因为近着源头，另有一种整饬、洁净，冲下的水柱生风荡在耳际，盛暑亦有惻惻轻寒。四围野草终年常湿，阔叶楼梯草终年水润。草木知己，绿树前身，若有轮回，我当企望回到自己的最初，返照幽谷，来世就做一株寂然自寂的小草，无声，但整饬、清静，或恐是这一世唯一期待的梦吧！

尔后，在众多植物之间慢慢归类，我仰面在叶隙之中探索，阳光激滟闪烁；我也在俯身向地叩吻脚趾之际，痴迷于丛集的小草。大的乔木，小的灌丛；多年生一年生二年生草本。我喜欢大树，仰不可止；而我俯身，谦卑叩向小草，小草的更迭，一岁一枯荣更时时扫过幽影大地。光阴仿佛，一波来了，一波去了，存在和不存在，它们是大树脚趾间的潮水，在季节一瞬间全部呈现，一瞬间全部消逝。来了，去了，关于生命，那种迅急，心情是小草的心情。我蹲下来，生命的景色永远伏低下去，灾难的起落钝挫，岁序枯荣，生命种种都是要跪下来看的。由此，有一半的时间我伏在地上和野草一起转度四时。

然后，许多年过去，我发现，在台湾，许多草本植物的渐出其实是从冬天开始。双子叶植物在翻过的田土里展臂，幼小的子叶像两片飞羽，或狭长或卵形或浑圆，趁着初冬的微暖，冒出泥土呼吸清甜的空气。日光、温度，暖冬和寒春应当有着某种程度的混淆与相类吧。暖暖的初冬里假吐金菊、细叶碎米荠、繁缕、山芥菜、紫背草等一一抽芽，进入新生命的繁殖状态。

春寒料峭，有时春天的寒气远远超过冬天，暖冬的晴和阳光呼唤着泥里与土交融的草籽，潜伏的生命因此得到启发，加上台湾海峡上空冬季锋面带来的丰沛水汽，丝雨一落，原本就生命力强劲的野生草木，此际格外滋润柔媚。雨润初冬，田土翻新，新冬、新土、新簇小芽苗，很难指陈的幼芽，刚刚开始展着子叶，但是我一一认得出，那两片子叶狭长深绿的是咸丰草，浅些的是假吐金菊，嫩绿小团扇形的多半是十字科家族的细叶碎米荠，新绿盾牌状的是繁缕……这种季节植物的幼莠成簇自泥土里挤出，看似相似，其实各有各的传承标志，基因遗传根深蒂固无能更改，关于宿命的幽秘，生命沉寂了何止千百万年。我走过新芽繁茂乱挤的孤荒大地，不论信或不信，早春的第一枝杜鹃已经绽放，而时序不过方入仲冬。这是台湾，我遁避的山区一角。到了真正的春天，新簇小芽已成株，寒光清冷里蒴果绽放，传递讯息，繁殖的幼芽，至新春已是另一代

第七，附近要有足够好的生活设施。最好能有几家好餐馆，开了几十年，食材新鲜，厨师踏实，菜好到你常吃不厌，懒得做饭了，就能不做。最好能有几家好咖啡馆，豆子现磨，闻香进门，早餐和糕点都让人惦念。最好能有一两家走路能到的独立书店，时常能翻翻新书，每次能买到一两本过去一直想读但是没机会读的旧书。小学和中学都在走路范围内，否则接送小孩儿上下学就会消耗掉你不多的自由时间。多数病都是年纪大了之后得的，老了之后，医院是必需的。

第八，城市要有历史。最好百年以上，连续不断。有很多古董店，家具、瓷器、餐具，买了就用在日常的生活里。一年下来，在古董店买的东西比网购还多。有不少博物馆，一些古迹，偶尔逛逛，觉得祖先并不遥远。

第九，一个小时车程之内有国际机场。人偶尔还是要出去走走，度假、会友、凑热闹。

第十，附近要有朋友。最好有很多朋友。朋友们就散住在附近几个街区，不用提前约，菜香升起时，几个电话就能聚起几个人，酒量不同，酒品接近，术业不同，三观接近。菜一般，就多喝点酒；酒不好，就再多喝点，很快就能高兴起来。

一生中，除了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剩下最重要的就是和相看两不厌的人待在一起。从这个角度看，这第十点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看上一处房子，买了下来，让房子变得更理想的捷径是鼓动好朋友也买在附近，共我山头住。

当然，这十点之前，有些更基本的要求：空气是干净的，水是能喝的，食品是能吃的，无论什么时候在街上走是安全的，没有什么组织是能不依法就把你从你的房子里带走的。有时候，这些要求看上去是如此基本，但是有时候，又似乎是那么遥不可及。

选自冯唐《在宇宙间不易被风吹散》，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



了。

于是，许许多多起风的日子，我看着空气中许许多多带有白毫的种子乱飞。不同的季节不同的飞羽，十一月芒絮，十二月、一月青枫，三、四月爬森藤、大锦兰、山芙蓉，秋后木棉；还有四时不断的菊科植物：昭和草、山萵苣、黄鹌菜、紫背草……皆种子扁平，棉毛轻盈，四时不断，有时飞到我的发上，有时飞上衣襟，有时落到我的碗里。有时风一起，我抖落裙裾，无数无数飞羽示意我发生什么事情。自然界的盛会，到处都是急欲奔赴的生命。

就这样处于荒野，环身四顾，渐渐学会了采食野蔬。想起我父亲那个年代。他们把山棕蕨的梗茎粹碎，捣成浆汁，沉淀成一大桶淀粉，滤去水分，调制成绛褐色扁平的煎饼。那样的年代草衣木食，为的是常有岁歉，而我学习生活，是因了现下过度富裕的社会。过度需要节制，垂褫里清贫意志的升起，才会了解自然。祛除与摆脱，宽怀体受天地之味，野叟山童有野叟山童的喜乐自在。

选摘自凌拂《台湾草木记》，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